

青黃不接中執著前行 身份轉型無礙堅守

年輕特技人：縱使艱難都要保住特色



▲陳俊峰（左起）、梁冠堯和黃瑞琦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大公報記者
徐小蕙攝

▼黃瑞琦（左）認為，香港特技人有自己的優勢。



▲武師的職業生涯給了梁冠堯不同的拍攝視角與風格。



▲陳俊峰（右）是跆拳道教練出身。

威吶更安全
人情卻變淡

行業
變遷
「這行現在和我剛入行的時候分別好大。我幸運地搭上了尾班車見到上一代人工作的方式，後面離開了10年，等我再回來，我發現人們怎麼nice了這麼多。」Albert講完，全場都笑了起來。「可能是因為菲林和數碼的區別。以前的菲林太貴，大家對拍攝就好緊張。」MJ說。

三人都表示，當前做特技人比過去安全了好多，「比如我們從一樓二樓三樓吊威吓下來，我剛剛入行的時候還用的是特別細的威吶，現在的威吶就安全了很多，放威吶的時候速度可以放慢小小，後期電腦製作時候再加快，不用擔心穿幫。」

不過，Albert認為，現在訓練班的同學，沒有上一代從班底出來的人之間的關係那麼親近。「現在大家一年見一次，整個團體好散，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每年都會看到有人說我不想做了。」他們認為，過去的團結令到大家做事有默契，彼此了解，有信任感，有安全感，效率也更高，「很多話都不用講。」

「現在很多年輕人開工，做完自己的動作就去看手機，他們不會關心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有一些上一代的師傅看到就會罵人，說你不跟現場。當你不知道現場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執導或者導演突然間改動，你都不知道他們要改什麼。」



▲陳俊峰（左）和黃瑞琦在《風林火山》拍攝現場。

收入有限兼職維生 轉型不易

Albert原本在多倫多做演員，2006年左右和雙胞胎弟弟一起回到香港參與電影《雙子神偷》的拍攝。他還記得自己開工第一日就是和元華對打，十分興奮。「當時洪金寶就已經覺得（動作片）這些東西做不了太久了，但是我新入行，還沒有感受。」後來果然港產動作片開始減產，部分香港電影人開始北上，「但是北上沒有理由整個香港的crew都上去，他們只要主要人物，動作指導、導演、美術這些。」

MJ和Suki則分別是跆拳道教練和舞蹈演員出身，都是朋友介紹入行。MJ還記得自己第一次以武師的身份來到片場時的感受：迷茫，無措，所有人都在各行其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裏，需要做什麼。他還記得自己當初一個踢腳的動作，實拍的時候NG了三四十次，完全不知道有什麼問題，「兩百多個人看着你做動作，壓力真的好大。那天晚上在酒店真的很懷疑人生。」

無論Albert還是MJ，大家都有過相同的感受，就是當別人問你是做哪一行的，他們覺得自己很難回答。「我不敢說我是做電影這一行的，因為你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做武師公價收入一日2200元港幣，替身4400元。但開工時間有限，僅靠香港本身的動作片，武師已難以維生，「今年香港動作片產量十分可憐，全年就開了兩部動作戲，是破天荒的少。」「現在我們大部分人都有自己主要的工作，武師都只是兼職，這樣產生的問題是平時沒有太多時間去訓練，要開工的時候就很容受傷。」

身體勞損跡象明顯，有時候踏低有的角度都會痛，Albert如今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做導演上。去年他和雙胞胎弟弟梁冠堯共同執導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作品《武替道》上映，題材聚焦的便是動作特技師的職業生涯。

武師的職業生涯給了Albert不同於那些編劇出身的導演的拍攝視角與風格，但如何能說服監製讓自己拍更多的動作戲，仍是難題。在拍攝《武替道》時，Albert說：「當時想了很多的動作戲，但是預算不允許，另外監製也怕完成不到。有一場戲本來需要跳車，也不讓我拍，因為覺得如果拍跳車，就要特意抽人來拍，但是那場戲最終呈現出來可能就幾分鐘，從預算來講就不划算。」

「香港特技人的執生能力強」

對於這種現狀，並非不能理解，市場效果不佳，投資自然也緊張。「我見過一個動作指導開一部戲，預算好少，只能夠請一個副手，有一次我去做替身，見到那個副手真的好辛苦，要給副導演看動作怎麼做，那場戲有5個演員，一個副手就要分開做5個演員的動作。」Albert說。「很多導演是很想拍動作片的，但是市道問題，動作片市場情況不佳，製作費也低。」Suki補充道，「動作戲可能一天花費幾十萬，最後只能拍到一分鐘的東西。如此製作人就會趨向於減少動作元素。」

對於當前動作片市場不振的問題，三人認為，一方面，觀眾需要新鮮感，跳樓等特技表演已經無法俘獲今天的觀眾，而且現在的觀眾非常講究邏輯，如何讓每個動作都具有合理性，這對於動作片而言也是一個挑戰。

「現在動作特技已經不能做電影的『主菜』了，只能做『配菜』。」

Suki說，「現在的觀眾想看的是故事和人物，動作戲只是塑造人物的元素。」市場對動作戲興趣缺缺，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年輕一代對做動作演員的意向也並不強烈。「如何吸引下一代對這個行業的興趣是當前很大的問題。」Suki說。

當前線下演出市場的火熱，live show中的動作表演成為大家就業的另一個方向，「我覺得是一個輪迴。我們的娛樂方式，經歷了從京劇到電影到電視，之後出現了短片、短視頻，一切越來越短的時候，觀眾又回到了舞台現場。」「其實是社會（娛樂方式）的一個循環。今天大家看電影追求AI、有新鮮感，但是未來可能某一天又轉回對真人動作的追求上。」MJ認為。

然而等待時機重新再來的前提是人才還在，才能談未來的傳承與新生，「每次聽說有人又離開行業的時候都很難過。」Suki表示，「其實香港特技師是有自己的優勢的，香港特技師的執生能力強，可以臨場創作。」

無論身份如何變化，只要劇組有需要，師傅們一聲令下，他們仍會出現在片場，成為飛簷走壁的特技人。他們只有一個想法，「香港無論如何都要有自己的武師。」



▲梁冠堯（右三）在電影《武替道》片場執導。



數讀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

- 1993年9月成立
- 目前公會大約317人

資料來源：香港電影業資料彙編

圖片：受訪者提供

「我重新入行的時候，我媽媽都說你多大了還做武師。」2016年，面對青黃不接的香港動作特技行業，梁冠堯（Albert）決定再次回到這個行業。面對產量驟減的香港動作片市場，Albert、陳俊峰（MJ）、黃瑞琦（Suki）三位年輕武師堅守不易。三人如今或做了導演，或升級動作指導，或奔波於為演員培訓和現場演出的舞台動作特技之間，但無論身份如何變化，只要有需要，他們仍會出現在片場，成為飛簷走壁的特技人。「我們這一代人在打一場好艱難的仗。」三人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通過自己的堅持與努力，幫助香港電影保住自己的特色，保住動作特技的優勢，「香港無論如何都要有自己的武師。」

大公報記者 徐小蕙

►電影《武替道》聚焦動作特技師的職業生涯。



拆局

在如今全球影視行業中，動作指導（武術指導）是十分常見的一個崗位。1938年的香港電影《方世玉打擂台》是第一部有「武術指導」職位的電影，後來到五十年代，京劇出身的袁小田、于占元等進入香港電影界，加之香港電影本身的發展，武術指導一職越來越重要，不僅一度成為香港電影的重要象徵，也伴隨電影和電影人的腳步，傳播至世界各地，在如今的歐美和亞洲各地的影視作品中，都經常能見到。

這個誕生於香港的崗位，其主要的人才來源就是武師，但後者如今正在香港面臨邊緣化、人才短缺的境況。MJ在採訪中說，與內地的動作特技師相比，香港在人才的技術、數量和價格上都沒有優勢。「內地很多武師都是武術學校出來的，香港哪裏有武術學校？人數上就更比不過了。」

事實上，當前的華語電影行業對武師或者動作演員並非沒有需求。去年內地的中央戲劇學院開設了動作表演班，由吳京擔任指導老師；近來佛山市電影行業協會還與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聯合打造了「星光碼頭」演員服務平台·大灣區功夫／動作演員培訓基地，引入系統化培訓課程與標準化選拔機制，涵蓋動作設計、安全防護、鏡頭表現等核心內容，為全國影視項目孵化輸送優質動作導演、動作演員及動作替身。如何幫助香港新一代動作特技師融入廣大的中國電影市場，幫助香港特技師發揮自身優勢、獲得更多的競爭和就業機會，也許是拆解當下香港動作特技行業困境、幫助行業在市況欠佳中存活下去的重要方式。如Albert三人所言，儘管面臨的形勢嚴峻，亦不該讓這個象徵香港電影輝煌高度的職業在香港消失。

從香港到世界 拓闊特技人就業空間

責任編輯：寧碧怡 美術編輯：莫家威